

## 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珍珠船 第四回 窮秀才□年落魄

詞曰：縱抱長卿才，運也須來。只今何處覓琴台？舉世漫逢青眼少，玉韞珠埋。窮達信難猜，不用傷懷。天公有意會安排。一旦齷齪辭破甕，身近蓬萊。

——右調《浪淘沙》

嘗謂人生在世，富貴貧窮，無不關乎命運。那富貴的，必至驕奢，驕奢已極，勢必流於貧賤。那貧賤之家，必然勤苦，勤苦之後，自生富貴。總之循環流轉，都有一定之數。所以古語說得好，朱門生餓殍，白屋出公卿。然以愚意看來，則又不然。無論富貴貧賤，總要修德為主。若富貴而能修德，自應澤及子孫。所以古人曾有九世同居，三世皆為宰相。然則富貴原可以長享，若貧賤而不修德，一味怨天尤人，憤憤不足，或凱觀非分之福，或強求意外之財，豈知富貴未來，而禍已旋踵而至。那時節即欲求為貧賤，而不可得。然則居乎貧賤者，不以勤苦為難，而以不濫為貴。看官，你道為何說此一番議論？只因有一秀才，□年坎坷，偏能樂道安貧，竟得擢第春宮，聯姻宦族，直到了七□歲，更有一番好運。且待敷演出來，以供那未得時的，展眉一笑。

卻說揚州府江都縣，有一個舊家子弟，姓金名宣，表字集之。早歲游庠，頗有文譽。兼之詩詞歌賦，無不精通。就是先達名流，亦莫不推重以為士林翹楚。單有一件毛病，恃才傲世，遇著些不通子弟，腐爛文章，他便掉首不顧。若說起舉人進士，就如拾在手掌之內。所以年交二□，不肯輕易議婚。

一日，同著幾個朋友，渡江至蘇，在虎丘盤桓了數日，復又泛舟直到武林，把那六橋楊柳，三竺煙霞，到處游了一遍。將整歸橈，聽得杭人說道，於少保墓上，祈夢最靈。即日就向於墳拜謁，題詩一律道：

亂鴉競噪夕陽中，為慕精誠拜謁公。  
吾國有君憑一語，神京無恙賴孤忠。  
血流西市功難泯，魂冷荒原爵始封。  
下馬讀碑重歎息，蕭蕭碧樹起悲風。

金生題畢，隨又暗暗祈禱，懇求顯示終身。當夜睡去，直至五更時候，始見一皂衣吏，向前稽首，持一小簡以付金生。接來一看，上有四句道：

黃金翻作石，遇假卻成真。  
春風三□載，桃李更蟠根。

金生看畢，正欲扯住再問，忽見一人，把著玉杯一隻，擦身經過。金生誤把衣袖一拂，那只杯兒落在地上，跌得粉碎。那人大怒道：「這只玉杯，價值百金，須要償我方休。」金生正在慌急，忽聽得炮聲三響，那人道：「好了，都爺將次坐堂了。我與你同去見那都爺罷。」就把衣袂扯住要走。金生死命一掙，忽然驚醒，時已東方微旭，想起夢中之事，心下轉道：「我本姓金，卻說道黃金翻作石。下面三句，雖不能一一詳解，只這頭一句，就非吉兆了。況且玉杯傾碎，亦豈有甚好處。難道我眼空一世，竟沒有個龍驤鳳舉之日麼？」轉展躊躇，□分不快，即日僱舟回去。剛欲出關，忽聽得有人連聲叫喚，仔細一看，卻是家人壽智。驚問道：「你怎麼也到這裡？」壽智背了包裹，便跳過船來說道：「相公兀自不知，家中被著一伙大盜，於半夜間，明火執械，打從後門殺人，直進臥房，把那金珠細軟，罄劫一空。到了次日，老相公心上一苦，遂即中風而亡。只今已是二七了。為此老孺人特著小人，前來尋問，要催相公星夜回去。」金生聽罷，不覺大驚道：「離家剛只月餘，誰想禍事接踵。就是被劫，也便罷了，但不知老相公的喪事，不致草草麼？」壽智道：「都是老孺人料理，雖不草草，也覺不□分加厚。」金生著實痛哭了一場，連夜趕回。

到得家裡，其母石氏，又因傷感成病，臥牀不起。金生晝夜號哭，侍奉湯藥，不料日重一日，漸漸氣喘痰升，金生看來，決難痊可，慌忙措備後事。及母喪之後，費用一空，到得出殯，就把住房典押。自此三載，終日讀著幾句死書。中饋既無內助，外又不諳營運，把那房屋田園，賣得罄盡，遂致棲身無所，寄寓僧房。那一年，正值秋試，宗師錄科，這一名科舉，是穩上有的。偏生作怪，直落在三等之末。要考遺才，又無盤費到省。連連歎息道：「宗師批閱文字，可稱最有眼力，但不考我一個六等，不無遺憾。」

且說金生有一族兄，自幼出繼於謝氏，諱玄，表喚玄仲。平昔考試，不出三等之內。金生每每輕薄他是「一生不曾見貢院門首」的。謝玄仲因此銜恨。不料那一科，竟獲連捷，以庶吉士考入翰林。告假榮歸，一時赫奕無比。親族饋送禮物，闔門塞戶，紛紛不絕。金生免不得也把著一個東兒拜賀，坐在廳上，自飯時等起，直至日中方才出來相見。金生未及啟口，謝玄仲便微微笑道：「我只道一生難見貢院，誰想這番僥倖。吾弟乃是滄海遺珠，來科鼎甲，豈敢重辱賜顧。」金生默然，殊有羞愧之意，遂即起身告別。自後落魄無聊，漸至衣食不充，只得到處飄流，賣詩為業。於時揚州府刺史杜公，慕其才名，差人請入後堂，令誦平日所詠這詩。金生隨口念著春日詠懷一律道：

惱殺嚶嚶鳥弄聲，春風忽又度江城。  
未驅窮鬼書為祟，欲破愁城酒作兵。  
□里問花尋野適，五更立月待詩成。  
漫嫌舉世無青眼，自有文君識長卿。

杜公聽罷，艷然不悅道：「汝的知須待文君，本府乃是揚州刺史，豈能識汝。」也不留茶，竟自退入私衙。金生又討了一場沒趣，愈添煩惱。自此幾遞乞恩手折，俱不肯准。幾番悵悔道：「誰想我如此運低，怎的不念別詩，剛剛詠著這一首，以致觸怒了他，使我一發沒有指望了。」

忽一日，遇著觀音庵內一個長老，喚做悟凡。看見金生衣衫襤褸，不勝歎惜道：「誰想老相公去世之後，相公直恁一貧至此。依著老僧愚見，還該處著一個館，不惟得了脩資，兼可以努力攻書。似此東西飄泊，豈為長策。」金生亦喟然歎道：「我也意欲如此，怎奈當時結社同學的，這些朋友，見我偃蹇無聊，惟恐有所干涉，都已遨遊遠避，誰肯相薦。總有筆底煙雲，胸中錦繡，也濟不得這貧窮兩字了。」悟凡道：「相公既是沒處安身，小庵雖則淡泊，盡可權時作寓。只是閒暇悉聽讀書，倘或老僧遇著施主們請做佛事，那疏文對聯俱要仰仗大筆，未知可否？」金生慌忙謝道：「若得老師如此用情，實出萬幸了。」當日即使隨著悟凡到庵，做了不焚香的和尚，帶頭髮的書記。一住數月，倒也相安無話。忽一日傍晚，聽得門上連聲敲響，悟凡慌忙啟門。只見一人身長面闊，挑著一擔行李，走進門來。放下擔兒，向前施禮道：「小可乃是江西人氏，為有書信一封要到太爺那邊投遞。因值天晚，欲向寶剎借宿一宵，幸乞俯允。」悟凡道：「論起□方所在，極該如命。但屢奉憲司嚴禁，不敢容留。居士還到飯店裡去，倒覺穩便些。」那人又再四懇求，決要借住。悟凡執意不肯。正在推卻，恰好金生踱出來，問起根由，便從旁勸道：「老師父聽我說一個分上，我看此兄決是好朋友，就留他一宿罷。」悟凡只得勉強留下。到了次早，那人臨去，又向悟凡說道：「些小行李，還望暫時寄頓。我到府裡回來，就要去的。」誰想一去直到午後，竟不見至。看看又是黃昏時分，只聽得人聲喧沸，卻是本府一班鷹捕打進門來，尋著那擔行李，便亂嚷道：「真賊已在這裡了！」就把一根索子，套在悟凡頭頸，不由分說扯了

就走。那眾和尚都來埋怨金生道：「我們當家師父，原是執意推阻，誰要你多嘴插舌，只管相勸。今日釀出這場大禍，卻教我們怎麼處。況你又不是個和尚道人，豈可久住庵中。如今也要請便，省得我們打發，不好意思。」金生無言可對，不覺長歎一聲道：「罷罷，總是我命運不濟，一時多口，累及你們當家的了。列位也不消發話，只在明早，小生即當告別。」次日起來，尚在猶

豫未決，怎當眾和尚又絮絮的催促，金生無奈，只得留詩一絕道：

自寄花宮僅一秋，誰知蹤跡又難留。

問餘此去攜何物，只有胸中萬斛愁。

且說金生自離了觀音庵內，恰似喪家之狗，無處可奔，忽遇著一個相好的朋友，邀到家裡，整治肴酒款待，備極豐盛。金生因在庵中數個月的黃齋淡飯，巴不得把那魚肉，大嚼一飽。誰想坐下剛剛酒過三巡，忽聽得一片聲亂嚷，卻是隔壁人家火起，那主人家驚得慌忙失措，連喚收拾，金生亦即踉蹌作謝出門。走不上三○餘步，回首看時，其火旋即寢熄。不勝悵快道：「我才推八斗，志激青雲，還指望筆鋸漸脫，際遇將來。誰料這一餐酒飯，尚爾消受不起。我生既已不辰，要這窮命何用。不如投水而死，倒覺乾淨。」說罷淚如泉湧，就向江心一跳。正是：

獻賦莫酬司馬志，投江寧伴屈原游。

當下金生一時憤懣，正欲投河，忽值背後有人，一把拖住道：「吾兄為著甚來，這般短見。」金生回頭一看，乃是社友張赤城。便把自見杜太守以後，許多蹭蹬之處，備細訴說一遍。張赤城再三寬慰道：「吾兄下筆妙天下，自應前程萬里。豈不聞傳說，版築百里飯牛，何乃以小小挫折，遂爾輕視厥躬。非丈夫也。弟有敝戚盧翁，缺少西席，容當一力相薦。不日就把關書送上，切不可再萌此意。」遂向袖中取銀二兩，遞與金生道：「些須之物，與兄聊備目下薪水。若使館事一諧，來歲便可以穩坐讀書了。」金生接著二兩白物，又聞薦館，恰像憑空掇上九霄，心境頓開，殷殷致謝而別。當晚投一朋友陳子敬家裡過宿，欣然笑道：「小弟與兄，均係寒士，乃荷蒙雅愛，時時過擾，深愧無以寸芹為答。誰想遇一敝友，慨贈二金，願與吾兄沽酒一壇，聊作竟夕之樂。」既而飲至興濃，金生每每撫掌大笑。陳子敬再三盤問道：「吾兄今夕之興，較之往日，絕不相同。以鄙意揆之，必有所遇，豈可以相知契友乃隱而不露耶。」金生乘著酒興，便把途遇張赤城，蒙許薦館之事，細說一遍。因笑道：「我聞盧翁巨富，其館穀必盛，若能坐得三載，那讀書之費，便可以不要了。」原來陳子敬雖有家室，也是身同范叔之寒，足躡蘇秦之履，正以失館為憂。一聞了金生所說，口雖答應，心下就懷著謀奪之意。到得次日，急忙倩人作薦，許以重謝。那人就把關約，催促送過。金生猶在夢裡，日逐等著赤城回報。

一日，又於路中遇著張赤城，再四埋怨道：「吾好意薦兄，事已妥就。誰料吾兄不能隱密，致被陳子敬暗地倩人謀奪去了。失卻這樣好館，如今怎處。」金生大驚道：「小弟恃著同學至交，所以披腹相告，豈意子敬如此心術不端，詎惟有負雅愛，實使小弟絕了餬口之所。不知仁兄更有別路，可以薦拔否？」張赤城沉吟了半晌，便說道：「也罷，吾有年伯蘇拙庵，昨已謝事回家，累次托弟覓一朋友，代寫往來書箋，吾兄既在落難之時，不妨隱忍曲就，尊意如可，願即相薦。」金生連聲應諾道：「若得吾兄如此玉成，異時尚有寸進，願圖厚報。」這正是：

甘為門下客，豈歎食無魚。

不知後來如何？且俟下回細說。